



巴黎景点见闻 中国游客：法轮功永存

【明慧网】七月中旬的法国首都巴黎，阳光灿烂，朵朵白云飘浮在蓝色的天空中。从欧洲各地来到巴黎参加“七二零”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十六周年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在游行集会后，又分散到不同的旅游景点，向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传播法轮功的真相。

从艾菲尔铁塔到拉法叶特的商店，一群群从中国来的游客，有的阅读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有的认真聆听播放法轮功真相的广播，还有的询问法轮功学员自己所困惑的问题。下面是发生在景点的故事：

我想知道法轮功师父到底是什么人

一位山东来的中年男子，看上去像个县领导，他刚刚来到 La-Fayette 商店门前听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后，就说：你们在家炼就行了，何苦出来参与“政治”。他并告诉学员，他的邻居和有的好朋友都炼法轮功，所以他知道法轮功好，但他有些不明白法轮功学员为何上中南海（指：“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学员跟他讲述了事件的过程：当初是天津警察无故抓捕法轮功学员后，法轮

功学员到警察局要人，他们让大法弟子上北京上访，这一系列都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精心策划，要构陷法轮功，从而进行迫害的导火线。学员告诉他，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不活摘大法弟子器官，不是虐杀几百万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就不用站在这里给你们讲真相。这位游客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两次后就用‘至诚’做了三退后，又再次来到学员面前，用神秘的口气问：哎，我想知道你们法轮功师父到底是个什么人哪？学员告诉他赶快回去认真阅读《转法轮》就会明白了。那位游客回答道：是，我回去后一定好好看看，弄弄清楚。说完后，他高兴地离开了。

这次回去我也要炼法轮功

一位与其他几位游客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男士，听到法轮功的神奇时，他高兴地讲述了自己妈妈炼法轮功的事情，说：我妈妈七十七岁了，她一直坚持炼法轮功。有一天她从椅子上不小心摔下来，嘴里念叨：‘师父帮我，师父帮我’。起来后一点儿事没有。从那以后我就信法轮功了。由于他们（中共）的迫害，我害怕就没敢

炼，这次回去后我也要炼法轮功。

我会看到共产党灭亡的那一天一位八十多岁老人听了真相广播高兴地说：你们的广播内容太好了，我早就盼着它（中共）完蛋。现在我看到了兔子尾巴长不了，江泽民××跟他们一样（作恶的日子不会长了）。我现在八十多岁了，我会看到共产党灭亡的那一天。你们今天的广播和你们拉的横幅的内容把我心里想说的话都表达出来了。

法轮功永存

还有一位游客听了法轮功的真相，并听到学员说，现在全球诉江状在一个多月内已经达到了八万多件，江泽民是首恶，他被指控犯下“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还没等学员说完，这位游客马上说：“你们可得坚持啊，江××兔子尾巴长不了，他就应该上法庭，早就应该审判他，枪毙了它才好呢。你们看基督教几百年不衰，法轮功一定永存。”这位游客离去后，过了一会又跑回来对学员说：“我再补充一下：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胜利在望，法轮功永存。”他并作了三退。离开时，他一再重复着：法轮功永存！◇

被迫害家破人亡 河南省禹州市教育局职工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王向红，女，四十七岁，河南省禹州市教育局职工，和父母及双胞胎弟弟修炼法轮大法，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全家人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王向红向最高检察院、法院控告江泽民的罪行。

王向红在控告书中说：“在江泽民发起的这场迫害中，父亲王景华和弟弟王向上被迫害致死。我被拘留、罚款，还被关进洗脑班迫害，并被单位开除（后恢复工作）。我母亲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尤其是我弟弟被迫害致死，白发人送黑发人，她老人家经常无故哭笑，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孤独与痛苦中聊度残生。”

我从小老实本份，因为看到父亲、母亲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变化非常大，通过读师父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明白了人要想获得幸福、平安、健康，必须从做一个好人做起，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从此，我工作中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图名利，认真真，从内心严格要求自己。那段日子，我心里总是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我父亲叫王景华，生前是禹州市教育局职工。父亲身体一直不好，有几十年的高血压病史，每天吃好几样药，加起来有一小把。一九九七年，父亲经人介绍开始炼法轮功，仅仅几个星期，他感觉身体较以前比好了很多。自那以后，他再也没回单位报销过医药费，每月可为单位节省几百块钱。从此，我父亲逢人就讲大法好，并热心的向人推荐法轮功。我母亲叫田爱琴，今年八十多岁了。得法前，我母亲曾经出过车祸，左胳膊有三处骨折。手术后，医生说，伤好后，你的左胳膊永远不会举过头顶了。确实是，我母亲从那以后，左手从未抬到头上过，最高能摸到耳朵。母

亲炼法轮功后，不知不觉的有一天，我们发现她的左手会梳头了，手举的很高，这真是奇迹！

我弟弟叫王向上，和我是双胞胎姐弟，大学本科学历，生前是原禹州市火力发电厂车间副主任。弟弟一直肠胃不好，饭量很差，经常胃疼。他也是看到父母的变化才开始对法轮功感兴趣的。弟弟是个很理性的人，他刚开始只是读师父的著作，把师父各地的讲法都读过后，他才决定修炼法轮功的。他一修炼就非常坚定。工作中勤勤恳恳，时刻记住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厂里经常要出去维修机器，弟弟维修机器的费用能比别人少几千元。为此，厂领导在职工大会上公开表彰我弟弟，并号召全厂职工向我弟弟王向上学习。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场横祸降临中华大地，江泽民以一己之私悍然发动了一场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残酷迫害。也许因为我父亲是义务辅导员，所以迫害一开始，我们家就被作为重点。一九九九年七月底，我和父亲被强迫参加洗脑班，从此，我们头上就像被戴了一顶帽子，走到哪都能看到鄙夷、嘲笑的眼神。

一九九九年十月底的一天夜里，天下着雨，我家门口停了两辆警车。公安局政委李金亮和政保科科长张冠林带着几个人闯入我家，他们说听说我父亲要去北京，要把我父亲抓走如何如何。父亲是经过各种运动过来的人，本来就胆小怕事。在长期的恐吓、压力与屈辱中，我父亲罹患脑溢血，在二零零零年元月含冤离世，那年父亲才六十八岁。

二零零零年四月份，弟弟正在上班期间，禹州市电厂纪检书记张喜中突然把我弟弟叫到办公室，要我弟弟在法轮功的问题上表态，我弟弟说：学真善忍做个好人没有

错！就这一句话，张喜中就让保卫科给政保科打电话，说我弟弟态度顽固。一会，政保科的张冠林、夏玉霄等就将我弟弟直接绑架进拘留所，一关就是两个多月！这期间，电厂派人去拘留所强行与我弟弟解除了劳动合同。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弟弟坐上去北京的火车，到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他被绑架到北京怀柔县看守所，遭毒打后放出。弟弟回来后，政保科夏玉霄等就到处抓他。我弟弟有家不能回，从此走上流离失所的道路。后来，公安又说我们弟弟参与散发法轮功传单了，我弟弟又成了通缉犯，被上网追捕！

弟弟流离失所期间，我们家的所有亲人都受到骚扰。我家，我的两个哥哥的家门外，经常有人蹲坑，有时会突然半夜上门盘查。一家人提心吊胆的过着日子，承受着街坊邻居们的种种猜测与不解。另一方面，我母亲又非常思念儿子，又害怕他回来会被抓走，整日在坐卧不宁中度日。整整六年，我们没见过弟弟！我们不知道那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弟弟是如何度过的？也不知道他承受了多大的痛苦与磨难！

二零零六年六月初，国保大队的夏玉霄等突然找到我侄子，我侄子在刑警队上班，他们命令我侄子在短时间内必须找到王向上，否则，开除我侄子的工作。我侄子往哪去找叔叔？他真的被停止了工作。后来，无奈之下，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侄子被迫调回农村去工作。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被迫害的瘦骨嶙峋、奄奄一息的弟弟，突然出现在老家门外的公路上。他摇摇晃晃走到门口，一头栽倒在地。我弟弟永远没有再睁开眼睛……那年，他才三十八岁。◇